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5.02.007

阿库乌雾彝语诗的海外传播

张宝誉

摘要：阿库乌雾彝语诗的海外传播是一个“自我”与“他者”的对话过程。于自我呈现而言，其凸显“母语文化”的身份标识，既包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守，以保护彝语连接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读者，也涵盖其“第二母语”的民族身份认同。同时，以马克·本德尔为代表的译者、推介、海外文化等他者参与中华民族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母语诗人自我呈现的内容与其在海外被接受的内容具有相似性，也存在解读视角的差异性。双方共同重视其彝语诗探寻和坚守传统文化的主旨，以及彝语表意音韵和丰富想象空间的审美体验；但海外学者以“诗之自然”特征连接西方生态文学批评，以“相似背景”连接印度东北部与印第安文学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凸显其世界性，这对中华民族文学如何“走出去”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阿库乌雾；民族文学；走出去；母语文化；生态诗学

中图分类号：H315.9;I046;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5)02-0059-11

收稿日期：2024-10-10

基金项目：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走出、走进与交融：母语诗人阿库乌雾的英译诗研究”（项目编号：BZKY2024170）。

作者简介：张宝誉（1997—），女（苗族），湖北恩施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传播，E-mail：969511611@qq.com。

在中华民族文学“走出去”的格局中，阿库乌雾彝语诗的海外传播具有代表性。其被翻译为外文的诗作数量较多、内容也较为丰富，中外合译的翻译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作者原意的传达。此外，彝语诗也在作者的个人交游行为中不断拓展其传播范围，引起许多海外学者的关注。本文从“自我呈现—海外接受”两个方面解读阿库乌雾彝语诗英译后的传播内容，探究作者呈现内容与海外读者看见和接受的内容具体为何，并进一步分析其中解读视角的偏差，以期对中华民族文学的出海产生启示意义。

一、阿库乌雾彝语诗的海外传播形式

阿库乌雾自2006年在美国出版双语诗集 *Tiger Traces：Selected Nuosu and Chinese Poetry of Aku Wuwu*

(《虎迹：阿库乌雾的诺苏、汉诗选》)，开始其“用母语与当代世界文坛对话”[1]的跨语际、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传播之旅。其彝语诗和汉语诗主要被翻译为英文、通过文学刊物和学术平台发表和传播，也有部分作品被译为日文和孟加拉文。在借助JSTOR、Web of Science、Project Muse等数据库检索后，考量其彝语诗被翻译为不同语言的作品数量及其传播效果，本文主要关注其彝语诗英译后的海外传播。总结而言，主要有以下两种传播形式：

(一)亲身参与的传播

第一种传播形式凸显两个“在场”，一是阿库乌雾在其彝语诗、汉语诗英译和传播过程的在场。阿库乌雾诗歌作品的英译大多采取中外合译，这种少数民族作家亲身参与翻译过程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作品原意和民族文化的传播效果；同时，其英译诗的传播主要由个人的交往行为推动。阿库乌雾多次赴海外高校和国际学术论坛访问讲学，并在现场朗诵其彝语招魂诗。现场朗诵的形式以听觉传播充分发挥彝语诗歌在音调、韵律、节奏、音质等方面的表意功能，结合彝族长袍、朗诵者的面部表情和手势动作等非语言符号，减少了海外传播对象在接受过程中的文化隔阂。此外，阿库乌雾与海外学者马克·本德尔交往颇深。这位学者在其彝语诗的海外传播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牛津现代中国文学指南》)中的*Poet of the Late Summer Corn*(《生在玉米收割时的诗人：阿库乌雾与当代彝族诗歌》)一文肯定了阿库乌雾彝语诗的重要意义[2]，而此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部分的负责人正是马克·本德尔[3]。他作为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学系的教授，也在其教授的“东亚民俗”“中国的生态文学”“中国的民族文学与文化”课程中以阿库乌雾的彝语诗为教学内容[4]。

二是彝语诗和彝语文化在阿库乌雾翻译彝族史诗、创作汉语和英语诗中的在场。阿库乌雾在其母语诗学中提出“第二母语”和“第二汉语”的概念，认为汉语是大部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第二母语，其汉语文学创作是“第一文化与第二文化的合流过程”[5]，由此强调第一母语与第二母语的互动关系。汉语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并不仅是简单运用的语言工具，第二母语蕴藏着第一母语所承载的本民族文化和情感。因此，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汉语应是第二汉语，在多民族文学的共同作用下推动汉语成为超民族语言系统，颇具“多元一体”意味[6]。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阿库乌雾的彝语诗及其所承载的彝族文化在其汉语诗、英译诗和翻译的彝族史诗中在场，所以同样将其纳入研究范围。

(二)相关的学者研究

第二种传播形式主要是三个方面的海外研究，他们既是阿库乌雾彝语诗的海外推介，也是考察海外传播效果的主要研究对象。一是直接研究其彝语诗的论文，其中包括*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牛津现代中国文学指南》)和*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中国现代新文学史》)中的研究论文及*The Nuosu Book of Origins: A Creation Epic from Southwest China*(《诺苏起源之书：来自中国西南的创世史诗》)的书评以及刘大先、金雯、邱婧等中国学者在外文期刊上发布的论文。

二是马克·本德尔一系列研究中涉及的阿库乌雾。其在*The Spirit of Zhyge Alu: The Nuosu Poetry of Aku Wuwu*(《支格阿鲁魂：阿库乌雾的诺苏诗学》)中直接研究阿库乌雾的招魂诗及其诺苏诗学，在推介二人合译书籍的论文*Tribes of Snow:Animals and Plants in the Nuosu “Book of Origins”*(《雪之子部族：勒俄特依中的动植物》)中阐释作品内的动植物意象及其传递的万物有灵观；同样以比较视野在*Dying Hunters, Poison Plants and Mute Slaves:Nature and Tradition in Contemporary Nuosu Yi Poetry*(《垂死的猎手、有毒的植

物、缄默的奴隶：当代诺苏彝族诗歌中的自然与传统》）等论文中将阿库乌雾置于“凉山诗派”中梳理彝族当代诗歌群的内容主题与风格特征[3]，也在*Ethnographic Poetry in North-East India and Southwest China*（《印度东北部和中国西南的民族志诗学》）等论文中寻找阿库乌雾彝语诗与印度东北部民族志诗歌、印第安语言文学的相似之处[7]。

三是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之外出现的相关研究。例如Vibeke Børdahl在论文*The Man-Hunting Tiger:From ‘Wu Song Fights the Tiger’ in Chinese Traditions*（《猎虎人：从中国传统的“武松打虎”谈起》）中表示阿库乌雾彝语诗传递出的万物有灵观影响其对中国文学中老虎和猎虎人形象的探究；Stéphane Gros在论文*Fertile Tattoos: Play, Embodiment, and the Transition to Womanhood in Drung Female Facial Tattooing*（《多元的纹身：独龙族女性面部纹身中的游戏、呈现和变化》）中运用阿库乌雾与马克·本德尔合作翻译的彝族史诗中的创世和起源观念，解析云南独龙族女性纹身背后的宇宙观和生命观；Chadwick Allen在论文*Performing Serpent Mound: A Trans-Indigenous Meditation*（《表演的蛇丘：一个跨土著的思考》）中表示阿库乌雾旅美民族志诗对其探究印第安文化中的蛇丘（蛇雕）具有启示意义。

二、“自我”书写：凸显“母语文化”的身份标识

阿库乌雾无论是在彝语诗中传承彝族古老文化之魂，还是在二度跨文明写作中蕴藏彝族文化内涵，其选择英译的诗歌作品都凸显出“探寻传统文化”的内容主旨。并且，在作者个人和海外译者的共同作用下，其自我呈现以彝语音韵或其母语文化为突出符号。对于诗人阿库乌雾而言，彝语承载其对于民族文化的热爱，是保护式微彝语的责任与担当；对于译者和推介马克·本德尔而言，彝语及其传达出的抢救母语的文化内涵都可作为翻译和推广策略，连接世界上其他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读者。

（一）作为主要内容的母语文化

母语文化是阿库乌雾英译诗中的重要传播内容，涵盖三个方面的意义指向：一是母语包括彝语和其“第二母语”汉语；二是母语中凝结彝族传统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三是以其母语诗歌的海外传播达到保护母语、保护文化的目的。“母语”不仅作为创作彝语诗的重要语言工具，也成为其海外传播策略中的凸显符号，以此传播彝语所承载的民族文化、连接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海外读者、提升其彝语诗的学术意义。

1.英译诗的文化主题

阿库乌雾的第一本英译诗集*Tiger Traces*（《虎迹》）由四首彝语诗《黄昏，我思念母亲》《虎皮》《随风掠过山岗》《招支格阿鲁之魂》和两首汉语诗《寨子里最后一位毕摩》《首饰》组成，共同展示出诗人对于彝族传统文化的坚守[8]。《黄昏，我思念母亲》展示了彝族女性的勤劳质朴，也以母亲表征彝族传统文化，对母亲的思念即彝族后代对传统的追寻；《虎皮》中则以虎表征彝族传统文化，“我从未见一张虎皮，也未曾见过一只虎”表明诗人对渐逝传统的焦虑和探寻；《随风掠过山岗》呈现彝族的日常生活，但昔日快乐的记忆逐渐“干净而苍白”，随风掠过山岗，留下的是“无尽的搜寻”与“如同年轻牧人一般的绝望”；《招支格阿鲁之魂》展现了彝族招魂习俗，全篇以“Ola！归来吧！”的反复呼喊体现诗人对彝族传统文化的追寻[9]。两首汉语诗也同样凸显出追寻传统的主题，诗人在《寨子里最后一位毕摩》中感叹“如今猎人去了都市”，在《首饰》中惋惜“惟留下空中生动的画面，成为史前艺术”[10]。文学期刊*Manoa*

上刊登的*Soul of the Felt Cloak (Jieshyr yyr hla)*（《毛毡斗篷的灵魂》）①一诗同样凸显出这一主题。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生还是死，我们都被毛毡斗篷包裹着；它温暖着我们的身体，也温暖着我们的灵魂。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由毛毡制成的传统斗篷伴随个人的一生，少时在高山上打猎需要以它取暖，死后火化时需用它包裹尸体从而温暖和告慰灵魂[11]。阿库乌雾在诗中以毛毡斗篷表征彝族文化精神，以一生包裹斗篷表明其对传统文明的坚守。

不仅是对彝族传统文化的坚守，阿库乌雾在其旅美历程中，也对具有相同背景的民族文化产生忧思。当对坚守传统文化重要性的探讨拓展至世界维度时，诗人的表达更加直接，也更具批判意味。*Grass Effigy*（《草雕》）中以草雕表征传统文化。“Once the effigies were ritually sent off,/the matron of the family felt things were safe./Not long after,/the brother of the matron of the home slipped along the way,/falling into and drowning within the waters.”[12]送走草雕的女主人会遭受哥哥溺水身亡的结局，以因果报应较为直接地表明坚守传统文化的重要性；*Red-Fruited Hawthorn*（《红山楂》）中的红色浆果表征Salem（塞勒姆）的工业文明，“poison-rich beauty”表明它是诱人但毒性巨大的；英语诗*Wolf Skin*（《狼皮》）则与其彝语诗《虎皮》对应，“未见虎皮”是彝族传统文化消逝的焦虑，而“Suddenly,/in the center of the wolf skin/I spotted/a small/bullet hole.”在狼皮中心发现的洞则是对印第安文明的忧思。

2.英译诗的审美体验

彝语诗的音韵和节奏，诗歌意象留有的想象空间是阿库乌雾英译诗提供的主要审美体验。首先，诗歌不同于小说等其他文学创作体裁，更讲究诗行、韵律、节奏等听觉上的审美体验。阿库乌雾的英译诗大量保留了彝语诗中的音韵和节奏，例如《招支格阿鲁之魂》中“Ola”的彝文、中文和英文发音都是一样的，以听觉上的相似体验确保三种语言之间的互通性；同时，由于诗歌体裁的限制，其英译诗中呈现的“毕摩”“支格阿鲁”“虎皮”等具有彝族文化特色的意象往往不能进行详尽性阐释。一方面，这为海外读者留下丰富自由的想象空间，以其自身文化背景中的相似体验加以理解；另一方面，阿库乌雾英译诗也为读者提出了要求，以诗为引子去继续深入了解彝族传统文化。因此，阿库乌雾母语创作诗人与民族志、人类学诗人的双重身份是息息相关的，其英译诗不仅抢救母语，也意图保护母语所承载的民族传统文化。

对于阿库乌雾而言，母语既指彝语，也包括“第二母语”汉语。如前所述，其第一本英译诗集*Tiger Traces*（《虎迹》）包括两首汉语诗。随后2015年出版的中英对照诗集*Coyote Traces：Aku Wuwu’s Poetic Sojourn in America*（《凯欧蒂神迹：阿库乌雾旅美诗歌选》）也是运用“第二母语”汉语书写后翻译为英语的；这也体现于阿库乌雾赴海外高校所作的演讲中，例如他在哈佛大学作“彝族生态诗学的理论与实践”演讲时，开场以“母语：我生命的渡船”表达自己“双母语”创作的责任。他认为彝汉双语创作分属于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同时他也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下思考，认为其彝语创作属于“世界濒危语种写作”“世界少数族裔文学创作”，其汉语创作属于世界“第二语种文学”[13]。

阿库乌雾的汉英对照诗集《凯欧蒂神迹》凸显其“第二汉语”诗学思想的创作实践，以“*Avenging Deer*（死给鹿）”为例。在汉语的普遍表述中并没有“死给”一词，而是由彝族文化中“sy jjy bbyx（斯基比）”观念转化而来的。在彝族的生命观中，“死给”即弱者避免自己的尊严受损而选择自杀，表明他们将尊严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诗中“渴望和寻找文明”的北美鹿选择被象征现代文明的汽车碾死在高速

公路上，这与诗人“彝乡视死如归的死者”形成“惨烈的形象叠合”[14]30-35。由此，作者以读音的相似性建立起彝语与汉语的互通，由此推动汉语成为多元共建的超语言系统。并在诗中以篇末注释的形式向汉语、英语读者阐释彝族传统文化观念，这一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诗歌阅读和朗诵过程中的想象空间，带给读者完整性的审美体验[7]；同时，以现代文明冲击下传统文化的焦虑与探寻主题连接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海外读者。

（二）作为象征资本的彝语音韵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象征资本”的概念，即“被接受且被承认为合法化的资本形式”。阿库乌雾彝语诗在海外传播的前提则是拥有象征资本，即作者及其作品能在海外文化语境中拥有认知度。[3]马克·本德尔作为阿库乌雾彝语诗的挖掘者、译者、推介、忠实读者和研究者，以发现和翻译参与到阿库乌雾英译诗的自我呈现中，也以推介和研究影响其象征资本的生成和累积。在马克·本德尔的参与之下，阿库乌雾的英译诗主要围绕彝语独特音韵、彝族古老文化积聚象征资本。

为保留彝语诗本身的美感，马克·本德尔强调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三点做法：一是通过深入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领会阿库乌雾母语诗的精髓，例如参与招魂仪式；二是在保证准确翻译彝语诗意思的基础之上，保留一些彝语的表达，并用英语模仿彝语的节奏和韵律。对于马克·本德尔而言，阿库乌雾彝语诗的成功翻译是诗歌在英译后依然能流畅朗诵，并达到感染人的效果[7]；三是通过篇末注释的形式阐释诗歌中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既保留了诗歌美感，也对读者提出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凯蒂欧神迹》的翻译中，为美国读者更易接受，马克·本德尔也对诗歌原意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改。*My Friend Mark*（《我的朋友马克》）一诗的第三节中译为“广阔而肥沃的俄亥俄/渗透着古印第安人/不朽的精魂/成为养育智者的地方/美国短暂的历史上/有几位大智大勇的总统/就出生在这里”，而马克·本德尔将其英译为:“Ancient Indian spirits pervade/the wide,fertile Ohio land,/a land that bears wise people,/birthplace of great American Presidents.”对照来看，英文中少了对“美国短暂历史”的翻译。

可见，在中外合译形式中，阿库乌雾英译诗的自我呈现中也有着他者的参与。其英译诗以探寻传统文化为呈现主题，以其第一母语彝语为重要符号——这是作者与译者协商的结果，也是考量传播者与接受者双方角度后的选择。

三、“学者”阐释：以彝语诗世界性谋身份认同

阿库乌雾彝语诗的海外读者主要是研究者和高校学生，因此本文主要从相关研究（详见表1.）考察其彝语诗的海外接受，探究哪些内容被看见、被重点关注。海外学者主要聚焦其彝语诗中的自然因素，常置于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中考察，关注万物有灵观念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并由此延展出彝族的生态诗学实践，连接上西方生态文学批评；也关注阿库乌雾与“凉山诗派”中其他诗人的多元性，与印第安作家、印度东北部民族志诗学的相似性。相较而言，中国学者在海外发布的研究论文多从中国文学版图中出发，探究其双语创作和身份认同问题[15]。

（一）生态文学：关注“自然之诗”与“诗之自然”

关注“自然之诗”即海外学者聚焦阿库乌雾彝语诗中与自然有关的因素，例如动植物意象。马克·

表1　阿库乌雾英译诗的海外研究概况

作者	发表形式	发表时间	书刊名称	论文题目
直接研究阿库乌雾的论文				
Mark Bender	论文	2005	*Manoa*	*The Spirit of Zhyge Alu: The Nuosu Poetry of Aku Wuwu* 《支格阿鲁魂:阿库乌雾的诺苏诗学》
	书中论文	2016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	*Poet of the Late Summer Corn* 《生在玉米收割时的诗人:阿库乌雾与当代彝族诗歌》
	书中论文	2017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Ligtning Strikes Twice:Mother Tongue Minority Poetry* 《闪电击打两次:少数民族母语诗歌》
Wen Jin; Liu Daxian	论文	2019	*Amerasia Journal*	*Double Writing: Aku Wuwu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Chinese Writing in the Americas* 《双语创作:阿库乌雾及其在美洲汉语创作的认识论》
Qiu Jing	论文	2021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oetic Approach and Yi-ness: Poets and Ethnic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诗学方法与彝族:中国诗人与民族认同建构》
Shuo Qiu	论文	2022	*Cultur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Culture and Axiology*	*Minority Writing across Cultures: From Yi Literature to World Literatures* 《跨文化少数民族写作:从彝族文学到世界文学》
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的系列研究中涉及阿库乌雾				
Mark Bender	论文	2008	*Asian Ethnology*	*"Tribes of Snow": Animals and Plants in the Nuosu "Book of Origins"* 《雪之子部族:勒阿特依中的动植物》
	论文	2009	*Asian Highlands Perspectives*	*Dying Hunters, Poison Plants and Mute Slaves —Nature and Tradition in contemporary Nuosu Yi Poetry* 《垂死的猎手、有毒的植物、缄默的奴隶:当代诺苏彝族诗歌中的自然与传统》
	论文	2012	*Rocky Mountain Review*	*Ethnographic Poetry in North-East India and Southwest China* 《印度东北部和中国西南的民族志诗学》
	书评	2014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Rhapsody in Black* 《黑色狂想曲》
阿库乌雾对其他研究的影响				
Vibeke Børdahl	论文	2007	*Asian Folklore Studies ,Narratives and Rituals in Asian Folk Religion and Culture*	*The Man-Hunting Tiger: From "Wu Song Fights the Tiger" in Chinese Traditions* 《猎虎人:从中国传统的“武松打虎”谈起》
Chadwick Allen	论文	2015	*Theatre Journal, Transindigenous Performance*	*Performing Serpent Mound: A Trans-Indigenous Meditation* 《蜿蜒蛇丘:一个跨土著的意象》
Stéphane Gros	论文	2021	*Asian Ethnology*	*Fertile Tattoos: Play, Embodiment, and the Transition to Womanhood in Drung Female Facial Tattooing* 《多元纹身:独龙族女性面部纹身的符号、具身和意义》

本德尔研究中国不同省份彝族文学中的“鹿”形象，发现云南彝族史诗《梅葛》《查姆》等口头文学与诺苏支系史诗《勒俄特依》等口头文学、阿库乌雾等人的现代诗作中的麝香鹿形象具有明显差异[16]。

进一步而言，阿库乌雾对自然风土和动植物的关注源于毕摩信仰中的万物有灵观念，“诗之自然”即其彝语诗在万物有灵观影响下具备的创作特性[17]。在研究阿库乌雾的招魂诗时，马克·本德尔开篇即言直至20世纪50年代，彝族依然保持其万物有灵的信仰“the Nuosu worldview remains animistic.They have many beliefs about nature spirits and ghosts,which exist in various forms and are blamed for a whole range of misfortunes. The significant tradition bearers are the bimo(priests), who chant ancient Yi texts at important rites and funerals”[18]。以此为引，马克·本德尔进而开展两方面的研究：

一是探究彝族传统叙事、民间文学中呈现的宇宙观、生命观和万物有灵观，并以“连续性”视角探究观念的变动实践。支格阿鲁（Zhyge Alu）是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中的英雄原型，马克·本德尔由此对这一民间口头文学产生浓厚兴趣[19]。他与阿库乌雾合译了从未被记录的、四川喜德县史诗传承人吉伍作曲（Jivo Zoqu）的彝文手抄本，并探究其中呈现的宇宙观和生命观[19]；同时，马克·本德尔注重史诗的变异性，将中国西南地区的史诗视为“Processing Epics（过程中的史诗）”，考察在中国政府汇编民间文学的过程中，当地的传承人、诗人、学者等是如何参与和处理本民族史诗叙事的[20]。

二是以“连接性”视角为“诗之自然”找到生态文学理论的坐标。阿库乌雾与马克·本德尔合译的《诺苏起源之书》为其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学者提供了参考，Stéphane Gros通过研究云南独龙族女性面部纹身的历史渊源和意义，发现其承载的生命起源观点与彝族史诗中呈现的观念逻辑一致[21]；这反映出中国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史诗具有一定程度的连接性，马克·本德尔也发现了这一点，进而运用“the concept of cosmographyand the notion of a pluriverse”（宇宙学概念和多元宇宙观念）[22]阐释中国西南地区的史诗文本，为其连接上西方生态文学理论，揭示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古代传统如何继续支持生态诗学实践。可见，马克·本德尔不仅提倡以英译诗的传播保护阿库乌雾的母语文化，也想助力彝族诗人创建自己的理论去分析本民族文学文本[7]。

（二）比较文学：分析内部多元性，连接外部相似性

“凉山诗派”由马克·本德尔提出，主要指中国凉山地区的彝族当代诗歌群，具有凸显矛盾性主题、运用地方性知识、关切凉山山区自然世界等共同特征[7]。这一地区的彝族自称为“诺苏”，因此他在研究阿库乌雾及翻译凉山地区的彝族创世史诗时，都明确表示他关注的对象是“诺苏”。“Aku Wuwu(Nuosu romanization:Apkup Vytvy) is a well-known poet of the Nuosu branch of the Yi of southwest China.”[18]这彰显出学者个人在学术表达上的严谨性，也反映出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多元特征。这种特征也一直贯穿于马克·本德尔“凉山诗派”的相关研究中，表现为剖析群体内部所书写的多元化诗歌[23]。例如在“*Rhapsody in Black*（黑色狂想曲）”的书评中，马克·本德尔认为吉狄马加与阿库乌雾创作特征的区别不仅在于前者用汉文创作、后者进行双语创作，两者写作的方向也有所差异，呈现出彝族诗歌的多样性[24]。

而将“凉山诗派”视为整体，与印度东北部民族志诗歌展开比较时，马克·本德尔更多地探讨两者的相似性和可比性。阿库乌雾彝语诗*Dead Drum*（《死鼓》）中的巫师意象及其展开的宗教仪式与印度诗人Yumlam Tana（玉木拉姆·塔纳）在其诗*Superstitions*（《迷信》）中的描述相像——其中都以祭祀仪式为主要场景，提及了作为祭品的动物，渲染了混乱的基调；马克·本德尔将此归因为“凉山诗派”与印

度东北部诗人相似的文化背景，认为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受到近代西方现代主义、当下全球化、生态环境恶化等的影响[25]。这种相似性的探究也继续延展至阿库乌雾与印第安作家Simon Pokagon的比较中[7]。

此外，阿库乌雾以彝族传统文化中的图腾崇拜阐释印第安蛇雕的意义，并以此连接两种文化的观点被学者Chadwick Allen运用。阿库乌雾在汉英对照诗*Serpent Mound*（《蛇雕》）中推测印第安蛇雕的目的是“震慑外人”“祭祀天地”“暗指迁移路线”等。“古印第安人用自己的双脚/以北美大地为画布/任意刻画的众多隐秘图画中/最具东方智慧的一幅/它，就是俄亥俄的蛇雕/——Serpent Mound”[14]36-39他还在诗中将蛇雕类比为东方祖先图腾，将其视为印第安文化持久存在的证据。在Allen研究印第安蛇雕的论文中，整个第六节都通过文本分析研究阿库乌雾的彝语诗，认为阿库乌雾对蛇雕的看法为其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东方智慧的视角[26]。

四、传播偏差：作为民族文学传播的彝语诗

（一）中外合译形式的传播有效性

阿库乌雾的诗歌创作围绕凉山地区的自然风光、动物植物、彝族风俗、毕摩信仰等展开，在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践行着彝语保护、传承着彝族古老文化之魂。作为学者型诗人，他也拾级而上，提出“文化混血”“第二母语”“第二汉语”的概念，以彝语的音节化思维拆解和重组汉语词法和句法，进行陌生化的汉语和英语诗歌创作[27]。海外学者关注到了阿库乌雾彝语诗中的自然因素，将其对母语文化消逝的焦虑具象为中国迅速城市化的背景，并挖掘到彝族史诗中的宇宙观、生命观、万物有灵等观念支持其进行生态诗学实践。可见，阿库乌雾想呈现的内容与其被看见的内容并没有太大差距，海外学者是从大范围中选择小视角进行的阐释——阿库乌雾英译诗的传播内容为海外学者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库，他们进而从中撷取不同小视角进行深入研究。

马克·本德尔在阿库乌雾彝语诗的海外传播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他同时居于传播链条的两端——既是发现者和翻译者，也是传播者、读者和研究者。一方面，马克·本德尔的翻译策略、文学思想深刻影响着传播内容和效果。因为对中国“多民族文学”观念的尊重和支持，以及多年深入云南、贵州、四川等民族地区的田野经历，研究彝族、苗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文化风俗的经验，所以他能较为准确地翻译和传播阿库乌雾彝语诗的含义。这也是呈现与被看见内容之间差距较小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译者既是传播者也是接受者——这表现出中国多民族文学海外传播的现状之一，即大部分读者是高校学者和学生，鲜有除知识分子外的大众读者。传播范围较小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限于知识分子的传播的确减少了文学文化被误读的现象，但同时也限制了多民族文学在更广泛空间被自由解读和传播后、由此带来本体进一步完善、发展和革新的可能性。

（二）中国文学与民族文学的视角差异

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传播的有效性正是在于阿库乌雾英译诗中的自我呈现有他者的参与，马克·本德尔作为传播者也是最主要的接受者，加之高校授课和讲座的传播模式中上对下的单向知识传播，传受双方对于内容的理解并不会出现较大偏差。但不可否认的是，相较于中国单方面翻译偏向于考量传播者视角、海外单方面翻译侧重于考量接受者视角，中外合译的形式的确是综合两方的最优解。这也要求中国多民族文学“走出去”时需更加严格地挑选作品内容，并在翻译过程中更加细致地要求语言基础之上

的文化视角相似性。

而论及文化视角，在呈现与被接受内容的相似之下，海外学者研究阿库乌雾彝语诗的视角与其自身或中国学者的阐释视角具有细微差异。无论是阿库乌雾第二汉语的诗学实践，还是中国学者关注双语创作对其民族认同的影响，都是将阿库乌雾彝语诗视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展开论述的；而海外学者的相关论述更倾向于从“民族文学”视角展开。马克·本德尔多次在访谈中表示支持中国“多民族文学”思想，以其编写的*Columbia Anthology of Chinese Folk and Popular Literature*为例，书中并不将少数民族与汉族二元对立区分，而是在民间故事、史诗、民歌等章节下平等呈现中国各民族的相应文学文化的文本[7]。可见，马克·本德尔对于多民族文学的理解倾向于“多元”特征，而较少关注和阐释其“一体”。这也体现于他更为关注“凉山诗派”内部所书写的多元化诗歌。针对阿库乌雾的彝语诗，马克·本德尔也更多地将其视为世界“多民族文学”中的一部分，以“多元”论述阿库乌雾与其他彝族现代诗人的差异，以诗歌意象和创作背景的“相似”连接阿库乌雾与印度诗人和印第安作家。而阿库乌雾彝语诗作为中国文学版图中的一部分的事实被淡化了。马克·本德尔在研究彝族史诗时认为其中的宇宙观、生命观等影响着阿库乌雾的诗歌创作，并为其连接上西方生态文学批评，推动彝族凝练出自己本民族的文学理论。马克·本德尔为何不从中国西南地区的彝族史诗中提炼中国的文学理论呢？为何不为诺苏支系的文学文本找到中国理论的坐标轴呢？其研究视角较少关注“一体”是原因之一，本文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的缺席。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在《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中用“自治”表示文学空间的独立性，认为民族文学空间在世界文学空间中有其一定程度的自治空间[28]。因此，无论马克·本德尔等海外学者有意无意，相较于处于“边缘”的中国文学视角[29]153，他们都自然会连接其既有的民族文学视角、西方文学理论视野。而中国学者的应有之义则是为“彝人之子”“世界之子”阿库乌雾及其彝语诗建立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的坐标系，也为海外学者提供“中国之子”的研究参考视野。

注释：

① 本文将其中译为《毛毡斗篷的灵魂》，原英文标题括号中的内容“Jieshyr yyr hla”是彝语中对其本民族特有的毛毡斗篷的称呼。

参考文献：

[1] 罗庆春.用母语与当代世界文坛对话——彝族当代母语文学创作与传播思考[J].民族文学,2008(S1):122-126.

[2] 吉洛打则.彝学背景下的阿库乌雾双语创作研究[D].银川:北方民族大学,2018.

[3] 邱婧.彝族当代诗歌群的海外传播及研究——以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的个体学术史为中心[J].阿来研究,2022(2):61-69.

[4] 付海鸿.美国高校的中国多民族文学教育——以俄亥俄州立大学为个案的实证考察[J].教育学术月刊,2016(4):103-111.

[5] 罗庆春,王菊.“第二母语”的诗性创造[J].小说评论,2008(3):57-62.

[6] 李国太.文化交融时代双语写作的诗学特征——当代彝族诗人阿库乌雾母语诗学刍议[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170-176.

[7] 马克·本德尔,黄立.走向世界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学——俄亥俄州立大学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教授访谈录[J].民族学刊,2014(5):52-56+117-118.

[8] 黄立.他者眼中的支格阿龙——阿库乌雾母语诗歌翻译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S2):195-197.

[9] 马海五达.阿库乌雾彝语诗歌创作中的传统与现代——以《招支格阿鲁魂》为焦点[J].阿来研究,2016(2):134-146.

[10] 阿库乌雾.阿库乌雾诗歌选[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

[11] AKUWuwu.Soul of the Felt Cloak (Jieshyr yyr hla)[J].Manoa,2008(1):93-95.

[12] AKU Wuwu,BENDER M.Red-Fruited Hawthorn,and:Wolf Skin,and:Avenging Deer,and:Grass Effigy[J].Manoa,2019(1):1-5.

[13] 看彝乡.阿库乌雾:用彝族母语之魂与世界对话!曾在美、日、韩等世界知名学校访问讲学[EB/OL].(2019-10-06)[2024-10-04].https://mp.weixin.qq.com/s/jopRaurb9jdjw81Gvb6w3A.

[14] 阿库乌雾,Coyote Traces:Aku Wuwu's Poetic Sojourn in America[M].文培红,马克·本德尔.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15] WEN J, LIU D. Double Writing: Aku Wuwu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Chinese Writing in the Americas[J]. Amerasia Journal, 2012,38(2).

[16] 马克·本德尔,赵肖为.彝族史诗中的鹿形象初探[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6-43.

[17] 罗庆春.灵与灵的对话——俣伍拉且诗歌创作述论[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29-35.

[18] BENDER M.The Spirit of Zhyge Alu:The Nuosu Poetry of Aku Wuwu[J].Manoa,2005(1):113-118.

[19] BENDER M.Tribes of Snow:Animals and Plants in the Nuosu "Book of Origins"[J].Asian Ethnology,2008(1):5-42.

[20] BENDER M.Butterflies and Dragon-Eagles: Processing Epics from Southwest China[J].Oral Tradition,2012(27):1.

[21] GROS S.Fertile Tattoos:Play,Embodiment,and the Transition to Womanhood in Drung Female Facial Tattooing[J].Asian Ethnology,2021(2):319-342.

[22] BENDER M. Landscapes and Life-Forms in Cosmographic Epics from Southwest China[J].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2016(2): 88-97.

[23] BENDER M.Cry of the Silver Pheasant:Contemporary Ethnic Poetry in Sichuan and Yunnan[J].Chinese Literature Today,2012(2): 68-74.

[24] BENDER M.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J].2014(36):201-204.

[25] BENDER M.Ethnographic Poetry in North-East India and Southwest China[J].Rocky Mountain Review,2012(66):106-129.

[26] ALLEN C.Performing Serpent Mound:A Trans-Indigenous Meditation[J].Theatre Journal,2015(3):391-411.

[27] 巴莫曲布嫫.论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的"边界写作"[J].民族文学,2004(10):91-95.

[28]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世界共和国[M].罗国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8.

[29] 谢丹凌.当代民族文学的英译与海外传播[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2):148-156.

Overseas Communication of Aku Wuwu´s Yi Language Poems

ZHANG Baoyu

Abstract: Th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of Aku Wuwu's Yi language poems is a process of dialogue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other"In terms of self-presentation, it highlights the identity marker of the "mother tongue culture", which includes not only the adherence to traditional ethnic culture to protect the Yi language and connect with readers with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s, but also the ethnic identification of his"second mother tongue". Meanwhile, "others"such as translators represented by Mark Bender, promoters, and overseas cultures participate in th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and acceptance of Chinese ethnic literature. There ar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native poet's self-presentations and the overseas accepted representations, and there are also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perspectives. Both sides focus on Aku Wuwu's Yi poems' themes to explore and keep traditional culture, as well as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s from Yi language's ideographic phonology and rich imaginative space. However, overseas scholars are referred to Western 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y his "nature poems" characteristics, and are reminded of the Northeast India and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milar backgrounds",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further highlights the cosmopolitan nature of his poems. This has been enlightening for Chinese ethnic literature's going-global endeavors.

Keywords: Aku Wuwu; ethnic literature; going-global; mother tongue culture; ecological poetics

(上接第58页)

Yi People´s Primitive Beliefs and Ethnic Totems Reflected on the Nanzhao Iron Pillar

YE Wenxue, CHEN Yingjie

Abstract: The Nanzhao Iron Pillar, cast during the reign of Meng Shilong,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relic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culture, religion, and folk customs of Nanzhao, as well as the living environment, totem worship, and religious beliefs of Yi people's ancestors. Judging from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iron pillar and the "Pillar Sacrifice Diagram" depicted in the "Nanzhao Scroll Painting", the Nanzhao Iron Pillar is not only a sacrificial pillar for the nobles of Nanzhao, but also a concentrated manifestation of the reproductive worship and the custom of sacrificing to the Heaven among Yi's ancestors. It represents a positive attempt by the royal family of Nanzhao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s of Nanzhao to integrate ethnic groups, enhance ethnic solidarity, and reshape ethnic beliefs by making use of ethnic totems so as to consolidate their regime.

Keywords: Nanzhao Iron Pillar; custom of sacrificing to the Heaven; reproductive worship; the Wuman People of Nanzhao